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佛祖歷代通載卷五

元　釋念常　撰

東漢

丙子章帝炟改建初一名坦明帝第五子十九即位戊子正月崩於章德殿壽三十一葬敬陵治十三年

庚辰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甲申改元和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雀鳳皇美先帝致佛之功載漢書　白鹿白烏之瑞

丁亥改章和

己丑和帝肇改永元章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崩章德前殿壽二十七葬愼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元興

丙午殤帝隆改延平和之少子降誕百餘日即位於元興元年十二月時鄧太后臨朝稱制次年八月崩崇德前殿壽齡二歲葬康陵在正位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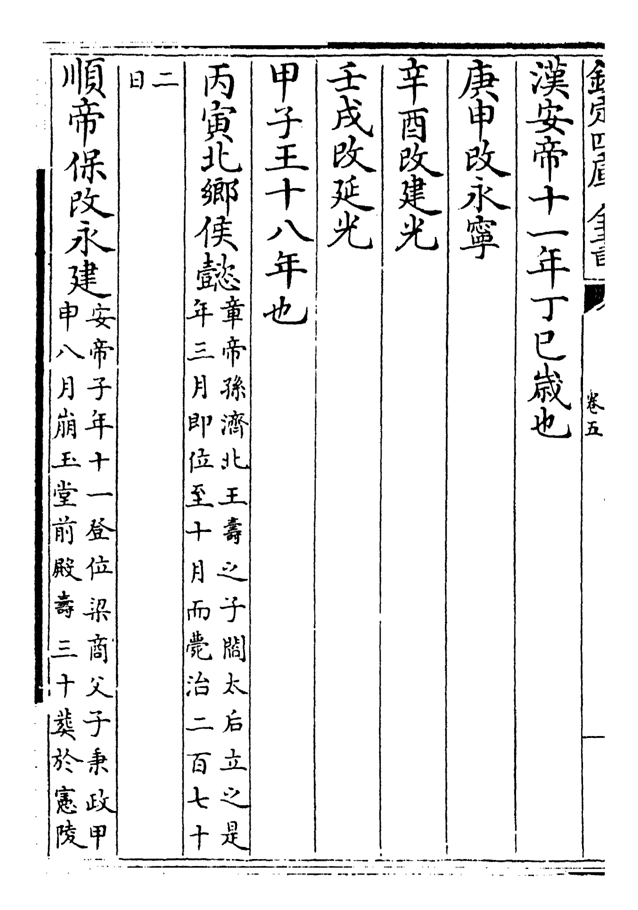
丁未安帝祜改永初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年十三即位己丑二月因南廵狩駕至葉崩于車輦壽三十二葬恭陵矣治十九年

甲寅改元初

丁巳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於佛塔而求嗣焉一日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眞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衆曰

我受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懐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閲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

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䖍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毘得舍利建塔當後



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庚申改永寧

辛酉改建光

壬戌改延光

甲子王十八年也

丙寅北鄉侯懿章帝孫濟北王壽之子閻太后立之是年三月即位至十月而薨治二百七十二日

順帝保改永建安帝子年十一登位梁商父子秉政甲申八月崩玉堂前殿壽三十葬於憲陵

永寧初為太子在位十九年

壬申改陽嘉

丙子改永和

壬午改漢安

甲申改建康

乙酉冲帝炳改永嘉順帝子母曰虞貴人建康甲申八月即位時年二歲梁太后臨朝梁冀輔政次年三月而崩玉堂前殿壽三歲葬於懷陵運數一年

丙戌質帝纘改本初章帝玄孫渤海王鴻之子也八歲即位聰慧夙成嘗朝會目梁冀曰

跋扈將軍冀惡之鴆于玉堂前殿壽九歲葬靜陵　在位一年

丁亥桓帝志改建和　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十五即位梁冀輔政永康丁未崩於德陽前殿壽三十六葬宣陵也　在位二十一年

己丑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讓之叔父舍國出家既至洛京譯經二十九部一百七十六卷絕筆於靈帝建寧三年因附舟浮游次廬山之䢵亭廟艤舟祠下廟神靈甚能分風送往來之舟有乞神竹者未許而斫神怒覆其舟致竹斫處過者雀息汗下高之

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語曰舟有沙門乃不與俱來耶高至廟下神復降與高語舊因泣曰弟子家此湖千里皆所轄坐宿多嗔今報形極醜又旦夕且死必入地獄有縑千段并雜寶玩當為建寺塔為㝠福高許之徐曰能出形相勞苦乎神曰形惡奈何高曰弟出之於是出其首帳中蓋巨蟒也高梵語呪之蟒若雨淚俄不見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呪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高曰廟神已脫蟒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建寺即今大安

是也由高而名蓋江淮寺塔之始

庚寅改和平是年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云支讖至洛陽少時習語大通華言遂譯經至中平年凡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永興元年桓帝於宮中鑄黄金浮圖老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嚮化事佛彌盛

辛卯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癸巳改永興

乙未改永壽

戊戌改延熹

乙巳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脩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阿育王造塔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

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
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
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
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
香遥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
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脩多羅
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
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

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遥作禮尊者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惠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縁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四刧中甞為比丘當赴會龍宫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

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恵故為鶴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寳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随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淹化鶴勒那與寳印王起塔當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丁未改永康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戊申靈帝宏改建寧章帝玄孫解瀆亭侯萇之子十二即位巳巳四月崩南宫壽三十四葬文陵在位二十四年竇武立之

壬子改熹平

癸丑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若經棄文存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讖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是歲安息國優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

嚴佛調譯經七部於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詳曇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三百餘部

丙辰詔刻五經文字立於太學門外

戊午改光和

甲子改中平 道始黄巾作叛初鉅鹿張角假術治病謀反自稱大賢良師又稱黄天不數年結三十六萬人皆著黄巾以甲子年内起殺人建安癸未焚燎郡縣内外大恐舉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滅之張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戰敗俱斬而盡傳首京師

戊辰 綦稠自稱天子起兵作亂

己巳 益州黃巾馬相自稱天子 黃巾賊起鬻獄賣官宦者十常侍弄權天下大亂

洪農王辯 靈帝子即位改元光熹袁術收閹人無少長斬之又改昭寧太原牧董卓入朝曰廢帝為洪農王尋又殺之立陳留王為少帝矣 在位一百七十日

庚午獻帝協改初平 靈帝中子昭寧九年九月董卓廢皇子辯立之九歲即位 在位三十年 董卓自稱太師劫上遷都長安三年王允呂布共誅卓滅其族矣

癸酉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脩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惟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會靈帝崩後天下擾

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不就是時州郡相疑隔絶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荆州牟子以爲榮爵易讓使命難辭會牧弟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彦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

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尉行恐界外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途於通路何如牟子重違其意諾之適其母卒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黙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

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徳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蜿蜒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

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

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内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乎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荅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

不見其辭子既䠒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
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
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
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
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
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
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
焉能舍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

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駱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臯陶烏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宇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

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論不衷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捽頭顚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捽頭顚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絶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

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呑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死義不聞譏其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

捐貲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竒自
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
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
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
書修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
所施行恬惔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虓虎見之走
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棲巢木夷齊

餓首陽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游世之樂反淑賢以貨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

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敦龎正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黄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聦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棲棲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

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虗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内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

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闚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

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覇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隋璧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桷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覊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

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得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黄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

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

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叚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於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蕤賓被絺綌以御黃鍾非不麗

也乘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賫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賊也牟子曰

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

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仕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懐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淡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

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年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鐘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俚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闚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氂之分而刺仲尼皆躭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辟而名之石非辟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

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毁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貞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吾非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

吾既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瓠欲減江海

操耕耒欲損崐崘側一拳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髙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師載之宏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覩其崇徳辨惑閑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盖閎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几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賸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乗教若微妙大乗諸經皆所未至牟子乃能玄鑑頴悟契佛心宗得法

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龍孔北海諸公虛負竒資終於不聞道不過為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矣哉惜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在世尚莫能無況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廓廓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是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曅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懐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

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懐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障嶺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

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予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秘徃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

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道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曅字蔚宗生晉末仕於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曅而始

袁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蓋息

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虚無為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逺大之言所求在一體

之内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
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觀死生報應之際莫
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
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
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
美未有絲毫加於煑食也袁宏漢紀論佛世罕見全篇
東坡大全集所載袁宏論佛說乃唐章懷太子注漢書
楚王英傳所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爲正云

甲戌改興平

乙亥 穀一石二十五萬麥與豆一石各二十萬錢

丙子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丑 曹公遷都許昌以曹為司空劉備為豫州牧 是年千歲寶掌和尚至自西土

戊寅沙門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起本行等經六部凡十一卷於洛陽

辛巳 曹操與袁紹將顏良戰於官渡為關雲長走馬入寨刺殺顏良

已丑　吳周瑜破曹公於赤壁矣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勒那梵語鶴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感羣鶴戀慕故名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於七佛金幢即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

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於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

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
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惠時
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
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
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
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
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
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尊者乃

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年巳丑歲也

丙申　道始作靈寳張陵客蜀居鵠鳴山作此經又造章醮道書二十四卷以惑百姓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自號三師結冦謀叛後曹操入蜀率衆降之黄衣始滅三張鬼法自茲始

巳亥　正月魏王曹公薨子丕襲位三月改延康十月帝禪位於丕國號魏改元黄初封帝為山陽公四子俱列侯青龍三年山陽公方崩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於禪陵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蜀吳附魏年紀魏五主王土德姓曹氏都於鄴○雷氏曰魏武文明齊芳髙貴陳留歸晉五主四八

庚子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漢相國叅之後為漢相破黄巾定天下自撰兵書三十卷又注孫子兵法漢封魏王壽六十六薨葬洛陽髙陵謚太祖武皇帝

文帝丕字子桓武帝子受漢禪即位丁未五月崩嘉福殿壽四十歲葬於首陵改黄初治七年

辛丑蜀姓劉氏二主都於蜀○雷氏曰蜀雖二主四十四年

先主備 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顧茅廬舉諸葛亮孔明為謀相關羽張飛為將立蜀三年崩永安宮 謚曰昭烈大帝 改年章武

葬惠陵壽六十三歲

吳 姓孫氏都金陵○雷氏曰權亮休浩四主六二

壬寅 大帝權 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蓋孫武子之後吳郡富春人黃龍元年春即正位於南郊遷都建業太元二年改神鳳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蔣陵 謚大帝 改年黃武 治三十一年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始分袁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鹿於江峽五嶽塵擁九牧雲屯

或二祀而啟帝圖或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侯劉宗馮劍閣而觀雍輦孫氏英略高枕長江横武亣牙卧龍威力别據一域吞噬為心各跨疆埸牙嚴關塞廣延俊乂以佐股肱厚禮賢能實為國寶良匠妙法復此徂來僧會適吴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魏禁律𢧵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特立譯人随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便題名目故有吴品蜀普耀焉重叠再翻由此而始泒流失譯

良在於茲且三國峙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錄

今大吳次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於左方云

甲辰蜀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四十一年崩於洛矣魏青龍二年武侯卒景元四年降於魏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此云障礙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

時優婆塞支謙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游洛邑受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世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謙博覽經籍為人細長黒瘦眼多白而睛黄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黄身雖細是智囊及辟地歸吴主見而大恱拜為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丁未明帝叡改太和字元仲聰悟能文文之子也景初三年庚申崩嘉福殿壽三十六葬於高平陵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願面試奈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

精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為天人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遊魚山聞有聲特異清颺哀婉因倣其聲為梵�今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立為嗣植荒酒自織以故得免文帝頗嫉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既而十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年三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遂營墓遺誡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黄老著辨道論見

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己酉　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壬子　吳改嘉禾

癸丑改青龍

丁巳改景初建丑為正月

戊午蜀改延熙　吳改赤烏

庚申齊王芳改正始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秘人皆不知年八歲承魏祚至嘉平六年為司馬懿廢之治十三年

辛酉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游化為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主欲幽之詣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誇已曰舍利可得當為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無應權趣烹之會

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衆懼無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缾中五色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為農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自給所寫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羣籍

虞翻見而稱之曰闞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
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
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
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
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
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羅亂歲深方
至本國吳主曰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葉老莊脩身自
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

制用不敢違天佛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出宗炳明佛論）

丁夘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賔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

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
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
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
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
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
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
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聞尊
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

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具以前縁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曰吾師密為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尊者說偈已以僧迦棃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始八年

丁卯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像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於斯即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復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劒斷尊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

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青集及寶林傳中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師祖㑭難時乃在魏高貴鄉公己卯歲也

己巳改嘉平

庚午嘉平二年西竺曇雲摩迦羅及婆芬陀至洛陽與康

僧頔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漢以來法流濫觴比丘持剪髮而已未有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祀至曹魏之初一同漢式迨嘉平間天竺曇摩迦羅此云法時及梵僧曇無德康僧鎧師地梨茶耶乃阿瑜闍第九世弟子也藏承其後妙善律宗准用十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為日用立羯磨受具中夏戒律之始也

辛未　吴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壬申　吳王亮字子明權之少子十歲即位改元建興治七年後孫綝黜亮為會稽王立兄孫休

甲戌高貴鄉公髦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改正已卯為司馬昭弑之壽二十

元治六年

吳改五鳳

丙子改甘露　吳改太平

戊寅蜀改景耀

吳王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孫綝廢亮立之改永安元年治六年年壽三十崩

已卯罽賓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為釋子不知

恳遂毁迦藍罷釋氏二十四祖師子尊者遇害而寂

庚辰陳留王奐改景元武帝孫燕王宇之子是年六月大將軍司馬師弑其君高貴鄉公復立常道鄉公即奐也是為元帝咸熙二年二月讓位晉王晉王固辭八月薨子晉炎繼其位帝又讓之炎受而立之是為西晉矣治五年

辛巳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闕文發足於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癸未蜀改炎興魏鄧艾兵至後主出降國亡

右蜀漢二主四十三年而魏併之

甲申魏咸熙元

吳王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恣淫虐嘗燒鋸斷人頭或剥人面皮鑿人眼睛在位十七年死於洛陽壽四十二改元興

佛祖歷代通載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錄監生臣李如梓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

元　釋念常　撰

西晉

雷氏曰宣景文武惠懷愍帝西晉四主五十二年

高祖宣帝懿姓司馬氏王金德都洛陽字仲達河内温人也高陽氏之後祖儁潁川太守父防京兆尹帝乃防之次子事魏忠烈大有賢能壽七十三崩葬高原陵

景帝師字子元宣之長子壽四十八崩于許昌葬峻平陵

文帝昭字子上景之母弟壽五十五崩于露寢葬峻平陵

乙酉武帝炎字安世文之長子寬惠仁厚好莊老之書咸熙二年受魏禪降封晉賓為陳留王遷

於鄴用天子儀衛武帝自滅吴之後奢侈縱恣後宫殆將萬人嘗乘羊車至于所寢己酉四月崩含章殿壽五十五葬峻陽陵在位二十五年改元太始

吴孫皓始即位改甘露元年下令徧毁神祠波及梵宇臣僚諫先帝感瑞刱寺不可毁也乃遣臣張昱往告康僧會會挫其辭理辯鋒出昱不能屈歸以會才髙聞皓召至問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曰明主以孝慈治天下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而嘉禾茁善既有應惡亦如之故為惡於隱鬼得而誅

之為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美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訓皓曰然則周孔既明安用佛教會曰周孔不欲深言故略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詳示其要皆為善也聖人唯恐善之不多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宿衛治圃得金像皓使置穢處蒙不潔以為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神祠禱諸廟不效宮人有奉佛者曰乃不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怪乎曰佛之威靈視神

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像致此耳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法悔罪會為開示玄要并取本業百二十願分二百五十事使皓行住坐卧增益善意及授之五戒少項疾愈由是奉會為師崇飾寺塔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羅奈晉言法護至洛陽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兼通其語及自天竺大賷梵本婆羅門經達于玉門因居燉煌世號燉煌菩薩後游洛邑及之江左永嘉中隨處譯經未嘗暫停時優婆塞聶承

遠執筆助翻垂四百卷及承遠卒其子道真者詢稟咨承法護筆授外道真自譯經六十餘卷時晉沙門釋法炬法立支敏度及優婆塞衛仕度等譯出衆經外炬與立等每相參合廣略異同編次部類凡一百四十餘卷復有沙門畺良婁至安法欽竺叔蘭白法祖支法度等各出衆經所以西晉已來宣譯漸盛

論曰吳黄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更六十年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及泰康改元而吳平天下一統果如績

言自是才二十載至永寧之初正道虧頹羣雄獄峙趙王叛基叛逆篡主於朝張軌繼請外遷擅據涼土内外糜沸仍漸亂階劉淵所以平陽李雄因茲井絡懷帝蒙塵外郡愍后播越長安旣道藉時興而兩都板蕩法由人顯屬二主栖惶萬姓崩離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門竺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宏宣匪憚苦辛聞法為務護於晉世譯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文才實著翻傳妙典日有賞音

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信源道種相資而興焉

丙戌　吴改寶鼎

丁亥大教東流二百年矣

己丑　吴改建衡

壬辰　吴改鳳凰

乙未改咸寧　吴改天册

丙申　吴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己亥　九月會公示疾而化

庚子改太康滅吴右吴四主六十年而晉併之天下一統

壬寅會稽育王塔緣起有劉薩訶病死入冥見梵僧指往會稽育王塔處懺悔既甦出家名惠達及至會稽徧求不見偶一夜聞地下鐘聲倍加誠懇經三日忽從地涌出寳塔髙一尺四寸廣七寸佛像悉具達既見塔精勤禮懺瑞應甚多明州塔此其始也

庚戌惠帝衷改永熙字正度武次子生而不惠不辯菽麥娶賈充女南風為后滛虐酷殘誅滅大臣致天下大亂為司馬越鴆于顯陽殿壽四十八葬太陽陵治十七年

辛亥改元康又改永平
道家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凡諸侯有此
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
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諱永康
中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貞觀間吉
州囚人劉紹妻王氏有五嶽真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
經時吉州司法叅軍吉辨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
勑令刑部郎中紀懷業等追京下道士張惠元成武英

等勘問得在先道士鮑靜所撰妄為墨本非今元等所造勑令毀除追諸道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其年冬並集得之遂於禮部廳前悉焚之

甲寅瑞像到龜茲國已上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在西竺是年始到卯慈凡住六十八年

永平四年天竺沙門耆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淵曰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此菩薩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非佛意也望見帝都宮室曰大略似忉利天宮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如此不亦

侈乎未幾而洛陽亂域辭歸天竺數百人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百餘家域分身同時赴之家喜其來及發跡洛南域徐行而追者不及即以杖畫地曰於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域在寺中有賈胡濕登者其夕會域宿于流沙蓋一昔萬里沙門神迹於此為顯云初域來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域已前行路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庚申改永康

辛酉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簒位遂誅之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分十六國五凉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蜀為十六

雷氏曰張軌據凉號曰前凉九主六七符堅侮亡李特據益號曰後蜀六主四六桓温戮辱劉淵平陽號曰前趙四主二六石勒平勦石勒襄國號曰後趙六主三二冉閔除討苻健長安號曰前秦五主四四姚萇反臣慕儁據鄴號

曰前燕二主二二滅於苻堅姚萇長安號曰
後秦三主三二劉裕即真乞伏金城號曰西
秦四主二八赫連使賔呂光姑臧號曰後涼
四主十三姚興復彊慕容山中號曰後燕四
主四二馮跋滅馬烏孤廣武號曰南涼三主
十九熾盤僭王慕德廣固號曰南燕二主十
一劉裕得天李暠燉煌號曰西涼二主二四
蒙遜威彊蒙遜張掖號曰北涼二主三九拓

跋乃昌赫連朔方號曰大夏二主二五魏有天下馮跋昌黎號曰北燕魏滅二主二十八年是十六國雜晉魏間

前凉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張耳十七代孫永寧初凉州刺史建興年僭立為王依晉正朔立十三年晉武太元滅

壬戌改太安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裔自氐羌之亂隨流人至蜀自稱益州牧號蜀改年建初

癸亥　蜀武帝雄字仲儁特第三子母曰羅氏是年羅尚殺特後帝立三十年改元建興咸和八年生瘍于頭六日而卒壽六十一

甲子改永興

前趙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初漢祖以宗女為公主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冒姓劉氏都平陽六年改元熙

丙寅改光熙　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字豊度武帝二十五子也生而姿奇後無罪為劉聰虜之壽三十歲

治六年

戊辰　趙改永鳳

庚午　趙和　字玄泰淵之子身長八尺旣立改年河瑞未幾為鋭景斬於光極臺矣

趙劉聰改稱漢　字玄明劉淵第四子性極勇傑承位自號昭武帝改元光興在位八年時河東大蝗食田唯不食黍豆靳準率人收埋之哭聲聞十餘里鑽土復出黍豆竟盡食矣

辛未　漢改嘉平

癸酉愍帝鄴改建興　字彦奇武帝孫吳王晏之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盈百戶蒿棘成林官無章服印綬唯桑板署號爾後被劉聰虜之使帝戎服執戟前導降封懐安侯遇害于洛壽十八歲

治四年

涼張實字安遜在位五年壽四十八號昭公

吳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至吳淞江滬瀆口遥見浮遊道士巫師往迎並風濤洶湧吳縣朱膺素奉正法乃同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流自到背有銘誌登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養今開元寺事載珠林

甲戌日隕　三日並出西方　漢星隕平陽化肉

乙亥　漢改建元

丙子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元明成康穆哀廢簡武安楚恭東晉十一一百四年

丁丑元帝睿改建武 司馬氏王金德遷都建業避愍帝名改建康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王覲之子生于洛陽劉聰破洛與王導南渡據江東壬午崩内殿葬平陵壽四十七 治六年

叙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久晉氏之基魏室遠系乃誅曹奐而絕其宗設帝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歷數在躬平蜀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寛政文既允備武亦戢戈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莫匪斯焉于時道俗崩離朝不謀夕寄政江表法隨代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

故就紀之別號東晉元帝者宣皇曾孫恭王覲之子也
諱睿字景文初生之辰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毫生於
日角之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愍敗後百
官分離或走江南或為俘戮長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
於時忽有五日並出都下勸睿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
臨億兆愍帝崩後遂即居尊立元建武因都建業避愍
帝諱改名建康先是泰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
伍振筮曰恭即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天子至

是果如其言又秦始時望氣者云吴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忌之因發兵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巢絶其王凡自政至睿五百二十六年有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謡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永嘉喪亂宗室中唯瑯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江表而睿首基為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跨輿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而弗亡天降其靈劉曜殲之而莫盡爰自建武至於元熈凡十二主一百四年華戎道俗譯經

律論垂六百卷而弘法之務至是特盛焉

戊寅改太興

前趙劉曜 字永明劉元海族子少孤貧養于元海家而承位十二年改光初元年

己卯 後趙石勒 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匈奴別部也年十四至洛陽倚笑上都門王衍異之曰胡雛聲視有奇志將為天下之患遣人收之會勒已去後起兵據襄國一十五年壽六十勒初暴政及見圖澄鉢長青蓮之驗回心納諫延及子虎慕德推賢

辛巳 凉茂 字成遜實之弟在位四年

壬午改永昌上憂崩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禄周顗廷尉桓彛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搢紳間嘗對王導解帶盤礴尚書下望之適至友正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卞令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桓彛欲為友作目久之未得友曰尸黎密（此云吉友）可謂卓朗彛絶嘆以為盡品目之極大將軍處仲聞友為諸公器重心未然及見不覺手足增敬周顗為僕射領選將入局過友嘆曰為朝廷選賢得

如君真令人無愧耳及顗歿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凌雲又呪語千餘言而去王蕖嘗戲之曰外國有君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豈得在此時以為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尸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吴泰伯然

癸未明帝紹改太寧字道畿元之長子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強克復大業惜乎降年不永未致太平崩壽二十七葬於平陵治三年

涼駿字公建寔之子立二十二年壽四十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劒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黙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

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兇暴而色力充盛一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於

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於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年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

其衣何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太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惠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

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剏浮圖而秘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丙戌成帝衍改咸和 字世根明帝長子五歲即位庾后臨政壽二十五 治十七年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此土

至杭州見山岩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信之飛來由是得名師即地建兩剎先靈鷲後靈隱嘗宴坐岩中號理公岩今瘞塔在焉

戊子　趙改太和

庚寅　後趙改建平

壬辰　燕慕容皝立

癸巳　蜀班字世文雄兄之子初署南平將軍從立為太子雄疾班侍卒而立一年復為雄子越殺之壽四十一

趙弘字大雅勒之次子立一年改元延熙壽四十二

甲午　趙石虎廢弘自立盡殺勒種改元建熙

乙未改咸康　趙改建武

蜀期字世運雄第四子立三年改元玉恒後自縊死雄諸子皆為壽所殺

丙申　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戊戌　蜀壽字武考驤之子雄之弟殺期自立六年改元漢興國號漢

咸康六年成帝幼冲庾冰以元舅輔政奏沙門應盡禮
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致拜下禮官詳議博士議
與充合而門下承冰風旨為駁尚書令充僕射褚翌諸
葛恢尚書馮懷戴廣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
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於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
變其脩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臣等謂宜遵承先
帝故事於義為長冰固謂應盡敬下制曰夫萬方殊俗
神道難辯有自来矣達觀旁通誠當無怪况跪拜之禮

何必尚然當後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遺盤辟哉良有以也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無佛耶有則其道固弘無則義將安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體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茫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

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謨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説之難辨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充等重抗表曰臣等暗短不足以讃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然考其遺文鑽其旨要

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興自漢世迄至於今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議有損也當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岱岳區區之況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愚蔽誹敢以偏見疑悮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度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

陳愚誠乞垂省察永循以為不可復下制曰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較略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用大率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與世主略其禮敬服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國體宜而不惑也通才博

採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耶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耶充等三上章執奏曰臣等雖誠愚徹不通遠旨至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茍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度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亡身不悋曷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情無極已奉

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間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
御世因而弗革也然天綱恢恢疏而不失臣等慺慺以
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
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謹
復陳其愚淺顧蒙省察水議遂寢何充字次道廬江潛
人魏光祿大夫晏之孫少以文義見稱初為王敦掾敦
兄含守廬江貪污敦嘗於坐稱之曰家兄在郡定佳廬
江士人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彼郡人所聞異此敦默然

坐客皆為不安充晏然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若能總録朝端為老臣副及充拜尚書令推能用功不私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充審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卒年五十有五其後門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點胤等並建大義闡明佛法云

癸卯康帝嶽改建元宇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一即位庾亮為相專權後崩式乾殿壽二

十三葬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 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腰十四圍善俯仰立五年改元太和後死建康

乙巳穆帝聃改永和 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即位母褚后臨朝壽十九崩于顯陽殿葬永平陵 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凉張重華 字大臨駿次子立七年壽二十七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己酉 後趙改太寧即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儁姓慕容字子英祖名廆字奕昌黎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之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

晉封燕王遷都龍城生子皝儁乃皝之次子也居鄴十一年壽四十二歲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讀書則拔綿出光照室又每臨溪從孔中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冦亂潛伏草野以觀時變時石勒屯葛陂多殘殺澄杖錫謁勒勒命試以道術澄取滿鉢水呪之俄青蓮花生鉢中光色耀目勒

由此神敬延之軍中未幾劉曜求戰以決雌雄左右以為未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秃當捉也言軍出捉得劉曜又令童子潔齋三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塗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燦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一人白皙以朱絲縛肘澄曰此即曜也勒遂出戰果生擒劉曜勒稱趙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每舉事必咨而後行勒殂弟季龍襲其位徙都鄴

城尤傾心事澄下令衣以綾錦乘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輿升殿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勑司空李農朝夕問候時支道林聞之曰澄公其以季龍為鷗鳥耶及晉軍侵淮泗季龍怒曰吾奉佛供僧反更致冦佛無神矣澄入見曰陛下前身為商人經罽賓寺設大會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有聖者曰比檀越報盡為難乃王晉地今陛下為天子豈非奉佛供僧而致耶疆埸侵噬有國之常何為怨謗三寶興

毒念乎季龍悔謝因問曰佛法不殺朕為天下掌生殺恐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忍顯讚法道不為暴虐不害無辜民有為惡化之不悛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耳尚書張離家富事佛而所為不法澄曰事佛在清靜無欲君雖崇飾寺塔而貪冐不已無益也及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愆苟德行無玷雖死如生咸無焉

千歳尚何益哉然有可恨者國家存心佛理建寺度僧當蒙祉福而布政猛虐賞罰交濫特違聖教致國祚不延也季龍號慟嗚咽澄安坐而逝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以聞季龍命發塜視之唯堀石存焉季龍大惡之歎曰石吾姓也大和尚埋我而去其能久乎未幾石氏果滅澄度弟子數千萬人凡居其所國人無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惡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如此自大教東來至澄而盛

論曰大覺璉禪師有云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由生民已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追為秦漢則無所不至而天下至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世尊之教入東土示以性命之理教以慈悲之行冬也旨哉斯言觀澄公區區西來當石勒季龍慘暴虓噬之際而能憫物垂軌示以玄言德

祥導以慈悲之行卒使二暴革心道化融洽於戲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厥有以哉

庚戌 趙石祗 三月即位襄國改永寧去帝號劉顯殺祗冉閔以顯為大單于稱帝於襄國引兵攻鄴敗還魏克襄國殺顯及公卿焚宮室遷其民於鄴至辛亥國除

魏冉閔 殺石虎子孫十八人及胡羯二萬人壬子克襄國殺劉顯後為慕容儁所滅殺閔於遏陘山七里之內草木皆枯半年不雨殺之乃雨國除

辛亥 前秦苻健 字建業洪第三子洛陽臨渭氐人其先有扈之苗裔父洪字廣世為西戎酋

長降趙石虎滅洪有師十萬自稱秦王生健背有草付字改姓苻氏僭立四年都長安改元皇始壽二十九而終

苻子朗堅之兄英潔不仕著書二十篇曰苻子多讚釋

世尊入滅一千三百年矣

壬子　燕改元璽

甲寅　涼張祚改元和平

乙卯　苻生字長生健弟三子立二年改元壽光二十三為堅殺之

涼張玄靚立

丁巳改升平帝加元服

苻堅字永固洪之子雄武智畧盡有中原以百萬之衆伐晉為謝石所敗立二十七年壽四十八終

改元

永興

燕改壽光

釋涉公本蜀人也預言多驗遊化至長安時天大旱堅命師祈雨呪龍鉢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師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是年示滅而歲復旱堅謂祕書朱彤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於雲漢哉其恩仰如此

已未　秦改甘露

庚申　燕慕容暐 字景茂儁第二子儁立十年改元建熙

辛酉沙門于法開蘭公徒弟也善放光法華尤精醫法嘗值婦人在草危急開曰此易治耳主人宰羊欲祀神開令取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或問師法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

壬戌哀帝丕改隆和 字千齡成之長子即位脩身後斷穀服長生藥過度中毒崩於西堂壽二十五葬於安平陵 治四年

栴檀瑞像已上六十八年在龜茲此下一十四年在西凉府

癸亥改興寧

甲子凉張天錫立駿之少子玄靚妻政與臣謀殺自立至丙子為苻堅所虜

是年哀帝詔法師竺潛講般若於禁中嘗著屐至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初不省有市朝時簡文輔政沛國劉惔嘗遇潛於簡文座中嘲曰道人亦遊朱門乎對曰君自見朱門貧道以為蓬戶及辭還剡山支遁寓書求買沃州小嶺歸隱潛答曰欲來當給未聞巢由買山而

隱也寧康二年辛武帝下詔曰法深理悟虛遠風鑑清
高棄宰輔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世外篤懃匪懈方賴
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用痛於懷其賜緡錢十萬助
建塋塔潛字法深凡中國勅葬沙門自潛而始
法師支遁字道林與謝太傅安王右軍羲之厚善安守
吳興以書抵遁略曰思君日積比辰尤甚知欲還剡自
治為之愴然人生如寄耳自頃風流得意事殆磨滅都
盡唯終日戚戚遲君一來以晤言消遣之一日千載也

及竺潛辭闕有詔遁繼講法於禁中一時名士殷浩郗
超孫綽桓彦表王敬仁何充王坦之袁彦伯並與結方
外交天下想見其標致者劉系謁於白馬寺談莊周以
適性為逍遥遁曰不然桀跖以殘害為性豈亦逍遥乎
於是注逍遥篇學者宗之王濛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
遁曰與君别久而君了不長何也濛慚汗曰縡鉢之王
何也郗超嘗問謝太傅曰遁談何如嵇中散太傅曰嵇
努力裁得半耳又曰何如殷浩太傅曰亹亹論辯恐當

抗衡超拔淵源殷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遁抗表辭還山有詔資給敦遣諸公祖餞於征虜亭蔡子叔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萬亟趨其處子叔還合褥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叔曰吾初不為卿面計其為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意詢不能難及詢設難又意遁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尋無窮

聽者多言自得適旨詁之輒失著即色游玄聖不辯知
等論有遺其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
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及卒戴逵
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綿綿不與
氣運俱盡也

郗超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
加好行善大將軍桓溫辟為叅軍時王珣同府珣為主
簿超美髯珣身短小府中語曰髯叅軍短主簿能令公

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詣溫府溫先令超卧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賔矣超喜隱遁聞拂衣者必為起屋具器用遺之支道林每謂其造徹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又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殁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曰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脩德以昇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乙丑　秦改建元

丙寅廢帝奕字延齡哀之母弟從大司馬桓溫廢為海西公十月卒於吳壽三十五改太和在治五年

丁卯大教東被三百年矣

釋道安者姓衛常山扶挪人圖澄之門學家世英儒早失覆廕為表兄所養悼年讀書一覽無忘十一出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為緇林奇表寧康初安於襄陽檀溪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而止光明燭天傾都瞻拜歡呼動山谷秦主苻堅送外國金飾倚像金縷結

珠彌勒等安每講說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習鑿齒襄陽高士先以書通好乃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相得歡甚即以書抵謝東山稱安蓋非常勝士恨公不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安固辭不受未幾苻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左右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安曰師莫如佛世也
應沙門宜以釋為氏及增一阿含經至乃云四河入海
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與經符合焉世益重
之又藍田得古鼎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朝無識之
者有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由是苻堅勑三館學
士有所疑皆師於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
苻氏東極滄海西併龜兹南包襄陽江盡沙漠唯建康
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羣臣諫不從太尉苻融者叩

頭請安為蒼生一言安諾及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進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扶安登輦於是翼跪而掖之堅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棲神無為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土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

始皇適而不歸以貿道觀之未見其可平陽公懿咸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聽堅曰非區域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廵狩且有格言儻如高論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欲往宜駐蹕洛陽枕戈畜鋭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萬次壽春為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遁還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厖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為盡契佛心仍許以容助

弘通安識其為賓頭盧也因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而始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於世有法遇者傳教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而泣曰董衆無狀而遠遺師憂於是俯伏躬受其譴太元十四年正月晦日安命其徒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處問之僧指西北即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是夕有數百小兒皆就浴而去識者以為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

安貌倪而姿黑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許隆起如印時號印手菩薩著僧尼軌範及法門清式二十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軌則或無以異至於出處操尚若相戾者何哉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或虧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

澄安二公失身偏霸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
情彼季龍苻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不為之屈耶
此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士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
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趨時
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逮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興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與高陽許詢
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放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
支道林問綽曰君何如許荅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

儵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嘗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榮期曰卿試以擲地當作金聲榮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年五十八卒史臣稱綽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澡心學佛甚為江左諸公卿仰慕簡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恬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疊疊簡文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帝

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真長為時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為輕薄令尹又嘗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思玄度

戊辰　王珣與弟珉捨宅為寺今虎丘是也

庚午　苻堅滅燕

晉司馬桓温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温敬而不倦浴必移晷訝而私覘見尼揮刃自割截支分臠有頃尼出温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温方謀問鼎聞此悵

然乃止尼遂辭不測所之出感通錄

辛未簡文帝昱字道萬元之少子神識怡暢無濟世之略後崩於東堂壽五十葬高平陵

改咸安是年彗星現帝詔竺法曠禳之曠曰陛下當勤脩德政以賽天譴貧道當盡情帝乃齋懺災遂滅

佛祖歷代通載卷六